



张在军、著

发现永安

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

东南一翼，闽西一隅。燕城内外，吉山上下。战时福建省会，抗战文化中心。这里散布着省研究院、农学院、音专、师专、改进社、东南社等大批文教机构，这里聚集了邵荃麟、黎烈文、王西彦、许钦文、施蛰存、靳以等众多文化人士。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发现永安

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

张在军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 / 张在军著. —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334-8087-5

I. ①发…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永安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9296 号

Faxian yong'an: Bei Hülue de Kangzhan Wenhua Zhongxin

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

张在军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25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371693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52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8087-5

定价 5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序：发现的乐趣与价值

曾纪鑫

当张在军先生完成《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西北联大》等关于抗战后方的文化教育专著之后，再来创作《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得心应手。

在军之名，早有耳闻，结识十分偶然，半年多前，我被拉进一个学术微信群，他便与我打招呼，不久即收到了他寄赠的作品。近年来，在军十分活跃，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专著二十多部，有关他的报道、书评等见诸许多报刊、网络，还有学术讲座等。当然，这些“量”的背后，有着“质”的支撑。在军的作品，资料翔实，选取适当，高屋建瓴，以点带面，叙述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这部新作《发现永安》也不例外。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读者推荐张在军先生这一系列文史作品。

说在军是中国文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史新星”，一点也不为过。他请我为新书作序，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同乡（属昔日湖北荆州地区）之谊；二则我从湖北移居厦门已十五年，对福建比较了解，而《发现永安》所写之永安，便位于福建西部。福建省八十多个县、区，我借出差、开会、采风、旅游之便，走了六十多个，并写下了不少福建地域文化散文。于永安，虽是一个“盲点”，但其作为抗战时期文教机构聚集、文人学者荟萃的区域文化中心，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1938年初，日军南侵，福建省会福州屡遭空袭，省政府主席陈仪决定将省会迁往内地，这不仅利于坚持长期抗战，还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发展。4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4月29日，福建省政府及其所属104个单位，开始陆续内迁。

在此，我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福建省国民党党部迁往连城（后移霞岭），军管区司令部内迁沙县，绥靖主任公署兼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水警总队部迁至南平，省保安处、省政干团等则迁往三元（今三明），这些机构的头目多为蒋介石亲信。党、政、军分居各地，加之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存在矛盾，于是，永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实有利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及文化教育的繁荣。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解说词》所记：“当时小小一个永安山城，拥有这样的文化阵势：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编辑单位近20个，出版社42家，印刷所19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杂志129种，出版各类专著700多种，丛书、丛刊近40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永安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作者、学者有100多人，其中不少是名家。”这些从沦陷地辗转而来的名家，其中的王亚南、黎烈文、施蛰存、靳以、许钦文、王西彦、邵荃麟、羊枣、董秋芳、章振乾、谢怀丹、赵家欣等，读者大多耳熟能详；迁至这里的文教机构，有战时中国唯一的省立研究院，还有福建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改进社、东南社等。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南文化中心的永安，不仅与重庆陪都抗战后方文化中心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遥相呼应，其实力、功绩、影响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堪与其相匹配。当时身居永安的福建省政府机关报《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便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他说：“永安在抗战时期可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个文化城之一，第一是重庆，第二是桂林，还有昆明、永安等，而永安则是东南方面的中心。”（《要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1945年9月，福建省政府开始迁返福州。人才纷纷离去，曾肩负七年半重要使命，由偏僻山城一跃而成为现代小城的永安，又回到以前的地位，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任福建省教育厅编审的徐君梅写有《再见吧，吉山》一文，颇能代表

这些来了又去的文化人士对永安的复杂感情：

为着抗战，我算给绊住了似的在吉山住上七个年头。七年之中，自己有过欢欣，有过慰乐，但可又有更大的苦恼与悲愁。我愿把一切苦恼与悲愁深深地埋在吉山的山坳、溪边，不让它再从我的心上浮上来。但我可无可奈何地带回岑寂岁月给予我的愈益苍老的心境，和被环境磨折够了的身躯。我恨吉山，可又爱吉山，我爱它的山色溪光，我站在教育文化立场，将永远怀念它抗战时间在全省教育占着神经中枢地位的一个颇长的时期。

昔日建筑设施或拆除或荒圯，大量资料散失，以至1949年以来的抗战文艺史论、史著，差不多只论述了西南、陕北及“孤岛时期”的上海，而永安的地位与作用，要么绝少提及，要么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虽有不少纪念文章、资料等，却连一部全面叙述、系统展现永安抗战文化的专著都没有。令人欣慰的是，《发现永安》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对即将到来的福建省政府内迁80周年的最好纪念与献礼。

张在军没有过高的学历，也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他执着于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拓荒与创作，几乎付出了所有的精力与才华。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首先得有兴趣，乐意去做，而就内里而言，在军身上，有着民间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任与使命，透出一种难得的精神与价值。这种精神与价值，也是他在作品中着意挖掘的。

他花三年时间完成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以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为背景，状写了众多教授、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屈不挠、刻苦为学、傲然挺立的精神风骨。创作这部专著的张在军，既不是乐山人，与武汉大学也无渊源，令武大学子、乐山人士及学界同仁感叹不已。

而这部《发现永安》，同样出自与福建并无半点“瓜葛”的在军之手，着实令我等感佩不已！他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参考了近百种公开出版物、二十多种内部出版物及近十种相关史料、报刊；他前往永安，在当地文化人士的陪同下进行田野考察，实地感悟；他以事实为准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引述翔实，内容扎实。这种文化题材的创作，弄不好就流于琐碎芜杂、生硬

滞涩，而张在军早年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故而文字流畅，描写生动，总体概括与具体细节相互结合，可谓一气呵成。

《发现永安》这部书稿，其内里也贯穿着他对文化志士内在精神、气质、风骨的描写与呈现。流寓永安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战的激情、勇气与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着文化工作。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与源泉。

这种文化精神，与西南联大及抗战时期其他内迁大学的学风、校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钱穆教授所言：“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到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抗战时期政府机构、高等院校、文化单位的内迁，对偏远的内地改变巨大、影响深远，可以说，正是后方的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辐射到穷乡僻壤，渗入贫瘠的土地。

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我建议张在军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有意识地创作抗战教育流亡史、抗战后方文艺运动史系列。显然，他不仅具备了这种实力，也是堪当此任的合适人选。

借写序之机，我与永安有渊源的几位友人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不禁滋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向往，当即筹划开春之后的永安之行。于是就想，《发现永安》的出版，当能提高永安的知名度，增进人们对永安的了解，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而对永安来说，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与良好的促进，功莫大焉。

最后要说的是，张在军是一位值得期待的民间学者与两栖作家，祝愿正值当年的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8年2月15日于厦门

目 录

序章	1
一、“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1	
二、陈仪的深谋远虑/9	
三、永安：东南一翼，闽西一隅/15	
四、文化之乡——吉山/23	
第一章 闽师之源：福建师范与福建师专	33
一、从全闽师范学堂到省立师范学校/33	
二、从乌石山麓到燕江之滨/40	
三、移师大湖，学校易名/48	
四、三位王校长，一位黄校长/59	
五、闽师的师资力量/67	
六、福建第一所师专的诞生/77	
第二章 省立福建大学与福建农学院	87
一、昙花一现的福建大学/87	
二、福建农学院的诞生/93	
三、教学、科研与推广/99	

四、校园生活，苦中有乐/106	
五、迁校福州，并入厦大/113	
第三章 从省立到国立的福建音专	115
一、蔡继琨创办音乐师训班/115	
二、福建音专在上吉山成立/121	
三、升格国立，频繁易长/127	
四、小山村的“外教”群/135	
五、知行合一，音乐抗战/144	
六、东迁榕城，重新建校/152	
第四章 战时中国唯一的省立研究院	156
一、陈仪倡建福建省研究所/156	
二、服务地方的应用科学研究/163	
三、王亚南与社会科学研究所/168	
第五章 中国东南出版中心	176
一、“推重车上峻坡”的改进出版社/179	
二、郭沫若很赞赏的东南出版社/194	
三、“两位一体”的立达书店/205	
四、其他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216	
第六章 通讯社与新闻报纸	222
一、永安的新闻通讯机构/222	
二、《老百姓》：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报/229	
三、《民主报》：国民党人办的进步报纸/237	
四、《建设导报》：进步人士掌握的官报/246	
第七章 主要期刊	254
一、《改进》与《现代青年》/254	

二、《现代文艺》：全国作家创作的总汇/262	
三、具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时事研究》/268	
四、《联合周报》：民主科学的大众刊物/273	
 第八章 文艺社团与文化活动	279
一、从抗敌剧团到巡回剧团/279	
二、永中剧社与永中歌咏团/286	
三、永安劫后诗画合展/294	
四、朱剑芒与南社闽集/304	
 尾章	313
一、曙光前的黑暗/313	
二、羊枣的预言/320	
三、山城的狂欢/325	
四、复员福州/331	
 主要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40

序 章

一、“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之后，按照“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狂妄计划，日军迅速向各地推进，战争的硝烟味在东南沿海愈来愈浓。早在事变前夕，日本政府在《对华作战的设想》中拟定：“必要时使用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以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如需要可占领汕头。”^①

1937年8月25日，骄狂的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和日本外务相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吴淞至汕头的中部、南部海岸实行军事封锁。声明发布后，十余艘日舰巡弋于福建海域，两艘停泊厦门港外，以切断厦门海上交通线。厦门湾外的金门成了日军侵占厦门进而占领福建的跳板。

9月3日，日军“羽风”号等三艘舰艇首次对厦门发起试探性进攻，其意昭然，欲取厦门作其侵略福建以至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基地。

9月17日，日舰炮击厦门后，派驱逐舰两艘驶至厦门港外，出动小汽艇沿金门海岸探测港湾，并对四面地形拍照。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福建绥靖主任陈仪获悉此情后，严令金门县长邝汉整顿海防，注意敌情。但邝汉置若罔闻。

10月14日上午8时，停泊金门附近的日舰派水兵30余人，分乘小艇在金门县城后埔码头一带海面测量港湾。金门群众义勇队发现后，开枪射击，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日舰被迫逃窜。

十天之后的10月24日，台湾海峡表面上暂时的平静，再次被蛮横强暴的日军给撕破了。天刚刚亮，两艘日本汽艇呼啸着直冲金门岛后湖至水头海岸，日本海军陆战队百来人欲在同安码头登陆。翌日，9艘日舰鱼贯驶入厦门港外，炮兵各就各位，连同原来的2艘，共达11艘，其中小型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6艘，运输舰2艘。^①

26日凌晨，日舰悄悄移近后埔、古宁头等地海面，先用探照灯向金门岸上照射，继而炮轰。随后，2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沿岸低飞狂轰滥炸。在炮火的掩护下，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陆战队队长长田大佐率三百之众分乘10多艘小艇，分别从后埔之同安码头与前面（地名）两处强行登陆。

然而，战斗刚刚打响，金门县长邝汉就带着家眷从不战而逃。只有一两百名保安队员和壮丁队员毫无惧色，他们坚持战斗近一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和装备陈旧，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占领后埔港后，长驱直入，中午12时，日军只遇零星抵抗便开进县城，纵火焚烧街市。随着太阳旗在政府大楼升起，金门遂告陷落。

金门是抗战以来最先被日军占领的岛屿，报界称金门沦陷为“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著名作家楼适夷得知日军在金门沦陷区滥杀居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抑不住满腔悲愤，作《金门》一诗，声讨侵略者的罪恶：

福建省脱去一扇金门，
在那里展开阵阵血腥。
你凭着遥遥的南方倾听：
那不是被蹂躏的妇女的惨号？
那不是万万千千婴儿的哭声？
我们的仇敌已灭绝了人性，
他们是狗彘以下的畜牲；

^① 钟兆云：《“华南的卢沟桥事变”——金门沦陷纪实》，《抗战与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他们在华北的血泪中跳舞，

.....

而今这匹中疯魔的野兽，

又闯进福建大厦的大门。

但是诗人并不悲观，而是怀着沸腾的激情呼喊：

金门的悲剧是我们共同命运。

只有从战斗中去抢救和平，

保卫大福建是福建人的责任，

用热情鲜血和头颅夺回金门。

我们在血泪和瓦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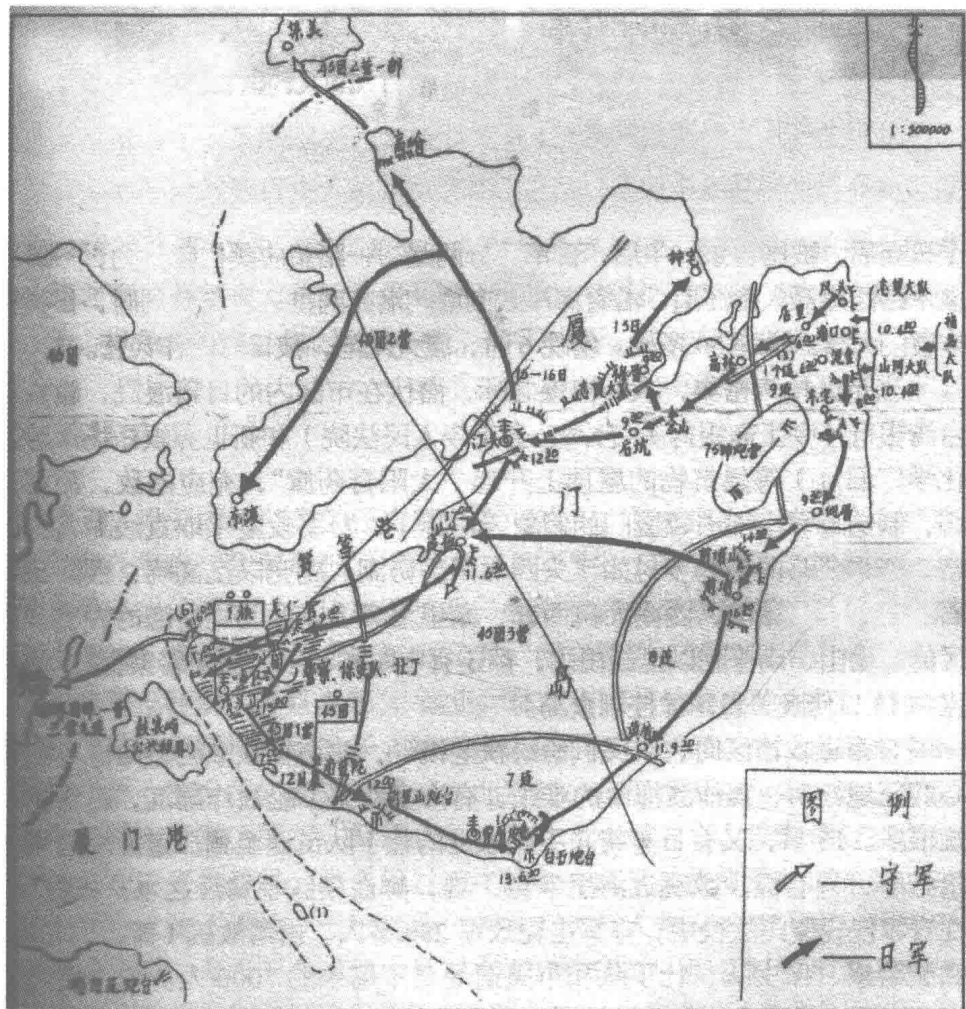
重新树起灿烂中华的旗旌。^①

唇亡齿寒，福建危急！接到金门沦陷的报告，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大为震动，使他更为忧虑的是日军此举得到了进攻厦门的跳板。

1938年3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以夺取徐州为目的，发动台儿庄战役。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所部歼敌2万余众，取得了中国军队在正面防御战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过依然没有改变战场的基本形势。4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华北与华中兵力共30万人夹击徐州。

就在中国徐州会战最为紧张的关头，日本海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眼光忽然盯紧在对华作战图上的南隅一点——厦门。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是南中国货物集散的天然良港，又是维系台湾与大陆交往的主要口岸。日军侵占金门后，一面积极准备登陆厦门，一面不断出动飞机侦察、轰炸。1937年11月3日，即有敌舰在厦门岛何厝附近偷测水情，欲为日后登陆做准备。1938年初，日军变本加厉，派出飞机窜入厦门轰炸。仅1月25日这天，日机就7次轰炸厦门市，投弹23颗，市民、房屋和船只多有毁伤。2月5日，日

^① 柯文溥：《现代作家与闽中乡土》，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55页。



日军入侵厦门简图 (郑剑飞绘)

机又来空袭，炸毁民房 60 多间，炸死炸伤 10 多人。^①

金门失陷后，陈仪虽然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措施，但总体而言，消极多于积极，对福建沿海及厦门的防卫没有足够重视。当时驻守厦门的陆军第七十五师，仅有步兵 4 个营、2 个炮兵连、少数工兵，兵力大约 1300 人，武器

^① 赵雨飞、乔清：《“七七”以来中华民族的又一沉痛的损失”——记忆厦门血战》，《抗战与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装备也只有轻机枪、步枪、手榴弹等。

日本对厦门志在必得。进攻厦门的日军舰队，除了“加贺号”航母，还包含1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及医院船、运兵船、炮舰、扫雷艇等31艘军舰，还有126架飞机，登陆后也有机械化部队，总兵力近5000人。^①

侵略厦门之战，在日军的战史上，是第一次以海军单独攻打的战役。不但空军是舰载飞机，就是地面部队，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分别来自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和三个守备区的海军陆战队，组建为五个大队，自1938年4月下旬起，陆续被征调来参战。

5月1日，日军正式编成进攻厦门岛的“D部队”，6日陆续集结到金門料罗湾。

5月9日晚，厦门各界民众正在举行纪念“五九”^②国耻的火炬游行，直至深夜才结束。谁能料想，游行的火炬刚刚熄灭，日军进攻厦门的战火又随之燃起。

10日凌晨，日军舰队从料罗湾起锚，分别在五通一带的泥金和浦口登陆，“中方依托铁丝网和水泥碉堡等以机关枪和手榴弹等进行了激烈顽强的反抗”。^③

登陆后，日军第一、二、三大队，沿着全禾公路，经过江头，一路打到莲坂；第四、五大队，沿着厦门岛南边海岸线，一路打到前埔。接着，第五大队继续往前，从前埔打到了白石炮台；第四大队则拐了个弯，一路打到莲坂，与到达莲坂的第一、二、三大队汇合。

四个大队合力打下厦门市后，又派出一个大队攻打磐石炮台、胡里山

① 钱玲玲、常海军：《攻打厦门，日本出动了多少兵力？》，《海峡导报》，2015年9月2日。

② 1915年5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经过与日本达105天的谈判和周旋之后，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内容。1929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月九日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列入其中。1930年7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并明确规定“全国党、政、军、警、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分别集会纪念，停止娱乐宴会”。

③ 钱玲玲、常海军：《攻打厦门，日本出动了多少兵力？》，《海峡导报》，2015年9月2日。

炮台，最后在白石炮台与第五大队汇合。此时，战斗已持续了三天。

12日傍晚，中国守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陆续退至北部王台山、小冲山和高崎一带。当晚8时，陈仪下令厦门守军渡海撤离，退守集美、排头阵地。

13日上午，日军再次派出兵力，在现在的湖里一带扫荡。当天中午，日军宣布占领了厦门岛全境。厦门以其海防要塞之重要地位而猝然失守引起多方关注，被称为“‘七七’以来中华民族的又一沉痛的损失”^①。

身在广东的诗人蒲风，听到厦门沦陷的消息，百感交集，写下《我开始了游泳——给阳光同志》：

我复记忆起了去年的暑月，
我的身心又曾濯洗在那南国胜地，
那厦门的鹭江风涛。在那里，
早夜有好马在嘶哮，
晨昏也有男儿在为祖国呼号。
我们曾在壮烈的歌声中歌赞美好山河。
可是，如今呢？——那可怖的
但又是预料到了的失陷噩耗，
又吹进了我的耳朵。

.....

然而，我们怀念在厦门，在厦门！
那里我的同志们也许卧倒了在血泊里，
喉咙里遍发着伟大的生命之歌！^②

这是进军的呐喊，昂扬的战斗。然而，日军侵占厦门，意欲何为？当年5月11日，路透社援引上海英文《大美晚报》消息：日本海军突向厦门进攻，“系日本在华南加紧海军活动之先声，如事实许可，不久将侵犯华南，以期削

① 钟兆云：《落日：闽台抗战纪实》，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② 黄安榕、陈松溪编选：《蒲风选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371页。

廈門昨晨仍激戰中

居民五萬餘移鼓浪嶼避難 英美艦開往保護僑民財產

【本報福州十二日下午十時電】由廈門登岸之敵軍，與我軍激戰甚烈，我生力軍陸續到達，十一日夜，炮火猛烈，至十二日晨未停，敵又開來陸戰隊運輸艦一艘，當地難民已移避鼓浪嶼。美艦羅斯福號之水兵，已在鼓浪嶼租界登陸，租界內避難之居民約五萬人，美艦正開往廈門，十二日午可到廈。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哈瓦斯電】日本空軍所屬飛機，日昨轟炸中國條約口岸廈門港之後，英國官方認為英政府不致向東京政府提出交涉，目下英國軍艦兩艘，業已奉命駛往廈門港保護英僑生命與利益。

【上海十二日路透電】十一日曉大英晚報稱，日海空軍向廈門進攻，一般認為係日軍計劃在華南作戰之初步，如有可能，則開始侵入華南，俾滅弱國海疆上之華軍抵抗，據傳，松井在台獨担重要位置，主張是項計劃，彼曾建議大本營，用海軍擾亂中國海岸，使中國軍隊在沿海岸分散兵力，不得用在各地前線，該報又謂，據稱松井曾草擬計劃進攻廈門龍溪以達□□目的地云。

【塔斯社倫敦十二日電】每日郵報駐澳門訪員電稱，澳門附近島上某村，有華人二千人，遭日人九百餘人所屠殺，據逃往澳門之難民談，彼等村莊，為日機及飛機轟炸，多已燒燬。

《武汉日报》1938年5月13日报道

弱陇海路上华军之抵抗”^①。5月12日，日人创办的《台湾日日新报》有一篇稿件，称：

厦门港是上海至香港航线的中间点，距离台湾和南洋诸岛很近，是沿海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向南洋移民的出港地，每年输出5万移民。由于有华侨汇款，金融界异常繁荣，国民政府为了弥补战时财政亏空，近来出台政策鼓励华侨汇款。我军占领厦门后，可截断汇款通道，这对

^① 《骚扰沿海 分我兵力》，洪卜仁主编：《厦门抗战纪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